

“英子姐姐”刘发英助学记

“英子姐姐”刘发英，是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她一直关注、帮扶山里的贫困孩子。“英子姐姐”是她的网名。从2005年开始，她就在网络上发起爱心助学，截至今，共资助了3696名贫困学生。刘发英先后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三八红旗手、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2021年，她荣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 口述：刘发英 湖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副校长
 ■ 记录：范语晨 中国妇女报全媒体见习记者

长阳县龙舟坪镇花坪小学的学生们在一起。

灯光很微弱，孩子们眼睛里求知的光却很明亮

我的父亲是一名教师，受他影响，我从小梦想也是当一名教师，让山里的孩子学习知识，改变命运。1991年，我从师范毕业后，就主动申请到长阳县最偏远的黄柏山乡工作，做班主任兼数学老师。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会走上助学这条路，我想这与我年轻时支教的经历密不可分。

那时的黄柏山是真正的穷乡僻壤，交通和经济条件非常差。我所在的中心小学是两层土房，全校190多名学生，男女生分别住在四个大教室里。学校的食堂只提供开水，学生要自带食物。那里大部分孩子带的都是土豆和红薯。而老师则是学校分给每人一块地，自己种菜自己做饭吃。我刚从学校毕业，还不会种菜，只能每天做清水煮面条吃。

在支教的日子里，我看到了当地孩子们的生活和学习上有很多困难。有的孩子几乎顿顿咸菜拌饭，有的孩子一连10天衣服都不换洗，不少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辍学。有个姓方的男孩我印象深刻。他的妈妈有精神疾病，爸爸在煤矿打工。一天晚上，班上几个孩子在我宿舍烤火，我正在给我儿子织毛衣。小方突然问我，“刘老师，毛衣是不是很暖和？”原来他长这么大从没有穿过毛衣。听完我心里很难受，于是给他织了一件红毛衣。2012年小方接受央视采访时，我才知道这么多年过去了，他还一直珍藏着这件毛衣。

尽管生活不容易，但学生和家长们对我这个外乡镇来的老师还是照顾有加。我从小胆子小，刚到黄柏山时，晚上害怕不敢睡觉，偷偷地哭，吃不饱饭也哭，周末放假没地方去，一个人很孤单也会哭。班上的女孩子们就轮流陪我睡觉，周末带我到她们家里去玩；我不会种菜，有的家长会帮我带些新鲜蔬菜。这些善良的人们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给了我留下来的勇气和动力。我也因此下定决心，要力所能及地帮助这些孩子们。

这份恩情触发了我助学的初心，而山里人对知识的渴望坚定了我助学的信念。学校里经常停电，孩子们常常点煤油灯学习。灯光很微弱，他们眼睛里求知的光却很明亮。记得有一天家访时，一位学生家长对我说，自己识字，有一次在外打工的亲戚寄给他一封信，为了知道信上的内容，并给亲戚回信，他只好请人帮忙。作为回报，他帮人家挖了整整3天坚硬的板田。他对我说：“刘老师，没有文化的苦我们这辈子吃够了，就算是砸锅卖铁，我也要让孩子读书！”

这句话对我内心触动很大，大山里太需要老师了，孩子们太需要帮助了。于是，我从领到第一个月98.5元工资开始，就抽出一部分，帮助班上的孩子解决交学费、看病的难题。



刘发英来北京参加全国“两优一先”表彰大会。



刘发英与花坪小学的学生们在一起。

2003年，我调到湖北资丘镇白沙坪小学当校长。随着接触到的贫困学生越来越多，我越觉得，助学只靠一个人的力量还远远不够。

人间有真情，网络不虚拟

2005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接触到了互联网。那时候，白沙坪小学来了两名“心之旅”助学网站的志愿者。我带着他们走访了几户贫困学生家庭。之后，志愿者将贫困孩子的情况发布到网站上。一周后，800元爱心助学款便寄到了学校。

互联网太神奇了，要是能通过网络，让更多的人来帮助山里的孩子就好了。于是我申请了“英子姐姐”的网名，开始通过QQ向爱心人士求助。2010年11月，我组建了助学团队，创建了我们自己的网站。

可是网络助学这条路困难很多，第一个考验就是网友的信任。网络毕竟是虚拟的，我与绝大多数的爱心人士压根没见过面，想要获得他们的信任，让他们把钱寄给一个遥远的、素不相识的学生，确实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清楚地记得，刚开始做网络助学时，有一名网友表示他有助学意愿，但条件是必须跟我视频，只有看到我本人才能相信我，可是我的电脑没有摄像头。

那时乡下还买不到摄像头，我托人到县城里才买到了一个摄像头。可视频时开不到一分钟对方就关掉了，并且给我发来很难听的话：“你就长这么个样？还想骗我的钱？如果缺钱可以直说，不要打着助学的幌子出来骗人。”

前面的几年，这样的不信任甚至谩骂还有很多。起初我特别伤心，后来想想，如果我遇见这样的事，恐怕也不会轻易相信。信任是需要慢慢建立的。想清楚后，我便在网上公布了自己的所有真实信息，并向网友公开承诺三点：第一，每位贫困学生的资料都由我亲自走访并核实；第二，每一笔助学善款由我亲自发放；第三，走访等工作中产生的费用由我个人承担，绝不从助学款中提取一分钱。

就这样，我们的网络助学团队渐渐赢得了大山外人们的信任。江苏常州的戴伯春老先生就是我要特别感谢的一位老朋友。2015年的10月2号，戴先生在网站上留言，拜托我帮他筛选两名学生，他来资助。由于我们会帮爱心人士与他资助的孩子们建立起联系，戴先生资助的学生经常向老人汇报自己的学习近况。戴老也就越来越信任我们，在此后的一个月之内陆续捐出了23万元，帮助了12名贫困生。

几年前，我们团队去江苏看望戴先生。他当场捐赠200万元，提议我们每年用利息奖励受我们团队资助学生中的优秀学生。今年“五一”期间，我得知戴老生病住院，便号召获得过这项奖学金的孩子们给老先生写封信。几天时间，38封满载祝福的信便从北京、南京、广州、武汉等地飞到长阳：“亲爱的戴爷爷，我目前就读于清华大学集成电路学院，目前正在忙于毕业设计，今年暑假之后，我就是一名研究生了！”……

我把这些信件编成了一本书，准备送给戴先生作为纪念。这些好心人让我懂得，即便是在虚拟的网络上，只要你做的是正义的事，就一定换来他人的以诚相待。我还总结出几句座右铭激励自己：无私奉献，网络不虚拟；热心助学，人间有真情。

绝对贫困消除了，爱心还要继续传递

转眼间，“英子姐姐”网络助学已经16年

了，我们的团队从一个人发展到一群人，现在已经有300多名志愿者加入。这16年来，我和我的团队利用双休日和寒暑假，走遍了县长阳县的154个行政村，到今年4月底，我们共结识海内外的爱心人士210012名，募集助学款2400万元，帮助3696名贫困孩子圆了求学梦，先后有30多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等一流大学。我手写的助学台账也已经累积到了180本。

2015年国家的脱贫攻坚战打响后，我们团队主动将网络助学融入教育扶贫，写进了建档立卡贫困户的扶贫手册，我们资助的学生家庭必须是建档立卡贫困户。如今脱贫攻坚战已经取得了全面胜利，长阳人的日子越来越好了。根据县教育局去年的数据，长阳县贫困生的教育资助率已经达到100%，实现了“不让一个孩子因贫困而失学”。

我不止一次地被问道：“农民都脱贫了，以后就没有贫困学生了，你们的助学团队是不是就没事做了？”虽然全国范围内的绝对贫困已经消除，但是相对贫困还存在，我们的爱心助学会继续走下去。当然，团队的资助方向会随着生活水平的变化调整，转变为“以奖代助”的形式。如果说我们以前的资助目标是让贫困的孩子不辍学，那么现在的助学是让学生受到更好的教育，能够自信、阳光地生活，成为国家的优秀人才。

除了帮助山里孩子改变命运，我觉得助学更大的意义是传递爱心，升华下一代的精神境界。我有个叫小琦的学生，命运很悲惨，出生后便遭父母遗弃，被一个老人收养，只为了照顾他脑瘫的儿子。我们从小琦上五年级开始就资助了她，连女孩子的日用品都是我帮她买。去年暑假，小琦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北京科技大学。有一天她告诉我：“刘妈妈，我终于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心愿，完成了人体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当时刚好有一家媒体在我这里采访，记者就问她，你这么年轻健康，怎么会想到去做器官捐献呢？小琦说：“我从小家里困难，是在刘妈妈的帮助下长大的，她的一言一行影响着我。当有一天我的生命结束了，还能给别人带来光明和帮助，那我的这一生就更有意义。”

每当看到孩子们能在我们的帮助下走入他们心仪的大学，走向社会、回报社会，再加入我们助学团队的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刻。如今，我的丈夫、儿子和儿媳都与我一起，走上了爱心助学的道路。还有四年我就退休了，到那时，爱心助学将是我第一职业。

袁乃中

在党的百年伟业中，有着数不胜数为了革命事业冲锋陷阵，不怕牺牲，火线入党，英勇献身的可歌可泣的共产主义战士，他们的事迹与日月同辉、永载史册，令人崇敬而缅怀至今。

我是一名入党40多年的普通老党员，如今古稀之年，过着平静而安详的晚年生活。可是回想起当年入党的情景，仍然会心潮澎湃，激动不已。因为我与众不同的地方是：“水”线入党。

1972年我从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在南京军区131部队锻炼两年，被分配到安徽省沿江的农村铜陵县钟仓公社当教师。

1978年初夏，长江中下游地区暴雨肆虐，江水猛涨，危及两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钟仓公社紧靠长江南岸，也遭受其害。当时铜陵县的县委书记，下乡视察水情时，心急如焚地赶到这里——两个公社仅靠一水之隔的顺安河堤坝上，大雨瓢泼，雾气氤氲，大片的房屋倒塌，道路被淹，设施毁坏，然而洪水还在继续上涨。我此时正带着高年级学生组成的抢险突击队原地待命。

副书记用望远镜眺望对岸的流源公社的灾情，突然神情凝重地对身边的人说：“有险情啊，对岸堤坝有几处豁口，要立即派人过去通知公社领导组织社员紧急抢险。我让县里马上调拨水泥、麻袋、木材、钢筋……去支援。”说完掏出钢笔，在“工作手册”上撕下两页纸，草草写就两项“圩令”——这是当时抗洪救灾中最高指挥官发布的命令。一份由身边秘书拿着火速去落实抢险物资，另一份正在犹豫派谁送过河对岸，情况紧急、刻不容缓。

当下，舟楫无存，道路淹没，通信失联，大水无情，分秒必争啊！我不知哪来的勇气，三步并作两步跑到副书记跟前：“报告！我可以担当此任将‘圩令’送至对岸。”

副书记疑惑不解：“你是谁，有什么更好的办法？”

“我是钟仓公社的中学教师，在上海念书的时候，参加过全市大学生横渡黄浦江的游泳比赛，获得三等奖。黄浦江面宽度800米左右，而顺安河的河面仅200米宽，我完全有把握游过去。”

“现在水流湍急，风大浪高，各种漂浮物顺流而下，容易造成对人体的撞击，而我们又无救生设施为你提供防护，危险性非常大啊……”

“副书记，我心里明白，但是请你相信，保证完成……”

副书记举起了右手打断了我的话，他双臂剪后，踉踉跄跄，嘴里喃喃自语：“对岸20万待割的稻田，10多万社员的身家性命……”他神态焦虑，但仍不乏坚毅和镇定的气宇。突然他止步在我面前，目光炯炯地盯着我的双眼，斩钉截铁地问：“你是共产党员吗？”

“目前不是，但已经写过申请报告，正在接受党组织的审查和考验。”我毫无顾忌，如实报告。

两人相视了十几秒钟，无言以对。

“好，我批准你的请求，准备渡河！”副书记突然发声，虽然低沉浑厚，在我听来却振聋发聩。

我将“圩令”放进一个小竹管，两头封死，用尼龙丝紧紧捆绑在腰间，跳入水中。在滔滔洪水中，我奋力搏击，头颈、胸肩、大腿……多处擦伤，并且喝足了浑浊的泥水，终于到达了彼岸，这时已经精疲力竭，身不可支，昏倒过去。当我醒来时，已躺在了公社卫生站了。

几天天过去了，洪水平息，人们恢复了正常生活。

那年，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全县召开抗洪救灾表彰大会，我被评为抗洪模范，披上大红花坐在县委大礼堂第一排座位上。

县委副书记作报告并宣读表彰名单。念到我的名字时，他让我上台，亲切地握着我的手，面向台下一字一句大声地说：“这是一位普通的乡村教师，他是在抗洪最危难的时刻，挺身而出，英勇请命，只身冒险渡水送‘圩令’……”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在大庭广众之下受到领导的褒奖，真有点受宠若惊。

副书记继续说：“现在我代表县委隆重宣布：批准这位教师从今天起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铿锵有力的声音，让我喜出望外，热血沸腾，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止不住的泪水夺眶而出。

我身不由己地转向台下正在热烈鼓掌的与会者，缓缓地、坚毅地举起右手：

“我庄严宣誓，我将忠诚党的事业，不忘宗旨，永远跟党走！”此刻，我是拼尽了全身的力气喊出了我的心声！

“七一”，是我一生中难以忘怀的神圣日子！

「水」线入党

回首初心

朱钦声

最近，邻家女儿姐姐，一个喜欢风风火火闯世界的女孩，跟她妈妈说她想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姐姐姐对我说：“入党是一件特别严肃的事情。女儿在申请入党之前，您作为一个老党员能和她谈谈吗？”好吧，一个共产党员和一个有了入党意愿的年轻人谈谈，这事我愿意。谈谈什么呢？应承下来后我陷入了沉思。谈申请入党的程序？需要。谈入党的条件？要谈。共产党是中华民族的先锋队，不是有意愿就能加入的。谈共产党的宗旨、指导思想、最终目标、我党在现阶段的纲领、中共党史？这些，我看要重点谈。因为这关系到党员的信仰所在，我党立党的初心所在，政党的根基所在。

我想起了自己当初申请入党的事。那是20世纪70年代在部队的事。我工作努力，表现良好，但是并没有积极地申请入党。不是我对党组织有所保留，而是因为我把这事看得很神圣，总觉得自己离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我觉得既然入党不是为了从执政党地位捞取什么好处，而是要在真正的信仰上高度认同党主张的理想信念，那你就得弄清楚这个党是什么性质的政党，政治主张是什么，奋斗目标是什么，当前任务是什么，还有，至少得要知晓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国际共运的历史吧。我承认我在一些事情上有些“一根筋”，不大灵活，但是涉及自己人生的重大政治追求，我不愿意随波逐流。其实，入团时我也是这样。还记得那是到部队已经大半年的时间了，有一天，看到团小组的几位老同志在那里开会，其中有个老兵在脸红脖子粗地争论什么。没想到他们开完会，那个老兵找到我，沉着脸问我是不是没写入团申请书？为什么？原来，他在团小组会上提议发展我为团员，别人说我没好像没写申请，他不

我一生受用的警示：知行一定要统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一定要结合，在思想和行为上永远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保持一致。

信，因此吵了起来。我这才在他的催促下写了申请书。但是我并没有因此“长教训”，在入党问题上依然我行我素。

那个时代，别的书籍不好找，但是政治理论读物是有的，因为当时正提倡“认真看书学习，弄懂马列主义”。我读了一本有关国际共运的发展历史的书籍，读了《共产党宣言》，还读了一本写马克思生平的传记。至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当时没有找到合适的书读，但我几乎读完了《毛选》，从中了解到党史的大致脉络。就这样，一直到我在部队服役第三个年头，才觉得对共产党运动及其政党有了些真正的认识，我才开始写自己的入党申请书。我的申请书不写则罢，一写就写了两个月，完成后近万字！指导员一看很意外：你这申请书够长的！

在随后的岁月中，我作为共青团干部接受了较为系统的党史党建的学习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培训，原原本本地精读了不少马列原著，例如《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等等。虽然我没有通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原著，但是通过研读著名政治经济学家撰写的通俗读本，我知晓了《资本论》的基本内容，理解了书中深奥的原理，这让我的认识有了个飞跃。以前以为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主要是基于资本主义的罪恶，而从道德层面批判这样的社会制度不可持续长久，学习后我明白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产生了在其框架里完全无解的矛盾——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因此，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取代的必然要求。站在这样的高度上去认识共产主义及其政党的伟大事业，我觉得自己的信仰多了一份科学性和自觉性。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社会风云变幻，各种社会思

潮泛起。对此，我有过不解、苦闷、彷徨，但是，我坚持从一个较长时期社会实践的效果看，而不是从一时一事辨对错；从人民群众的反应是非，而不是稀里糊涂地被带节奏……从这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中，我完全信服了这样的结论：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因为马克思主义！

而中国共产党的“能”，通过自己经历的岁月，我作为其队伍中一个普通的成员身体力行地参与了，奋斗了，感受到了，因此心悅诚服地认同，满心自豪地承认。

对了，我申请入党时还有个插曲：通过了支部的讨论，填写了入党志愿书，本来只剩下支部大会讨论通过就行了。没想到这个环节出了点意外。听我读完对党的认识的洋洋洒洒的文字，有个党员战友提了个意见，说认识虽然有深度，但是结合自身谈得不够。一语点中了我的要害！在战友们的帮助下，我认识到了自己不仅是文字上不全面的问题，而是对一个共产党员应该怎样做认识不全面，忽视了推进党的共产主义事业需要靠千千万万的党员流血流汗干出来。回想党取得政权的烽火岁月中，一些革命者在理论上虽然很有一套，但缺乏长期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没有坚定的革命意志和立场，没有为信仰而敢于献身的崇高气节，因此在困难的斗争环境和白色恐怖的考验面前没有过得关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教训，成为我一生受用的警示：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知行一定要统一，远大的革命理想和艰苦细致的具体工作一定要结合，在思想和行为上永远和共产党人的初心保持一致。

自我感到欣慰的是，几十年过去了，现在来回忆当年入党的事，我没有过后悔，心中亦是无愧。把我这些有关入党认识的经历讲给姐姐听，不知可好？